

信守诺言： 以师恩报师之恩

明代澄迈有位贡生，名叫李大鹏，幼年父母双亡，家道贫穷，14岁时才有机会读书。他投奔到县里的庠生郭同山门下，学习四书五经。

郭同山曾经试探性地问他：“我知道你家穷，不收你的学费，以后你怎么报答我？”

李大鹏答道：“传授老师的学问，播撒老师的恩惠，以后我教授学生，也不敢收学费。这就是我对你的报答。”

后来，李大鹏虽然官至“荣邸教授”等教职，却未曾索要门生学费，而是甘于清贫，恬淡度日，更没有随便获取一分一毫。李大鹏以实际行动，兑现了对恩师的承诺。这个故事在康熙《澄迈县志》和道光《琼州府志》中都有简单的记载，表述略有不同。旧志没有提到李大鹏当官时，他的老师郭同山是否还在世，然而，即使郭已离世，倘若泉下有灵，得知弟子恪守当年的诺言，也应该含笑瞑目了。

此外，在生活中，李大鹏也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。

同族弟弟没有地方居住，他慷慨出让自己的房屋；他在路上拾到别人遗失的钱财，也奉还失主。当时，有位澄迈县令大摆筵席，邀请县里有威望的人士前去吃喝，李大鹏却推辞不去。他主张与其大吃大喝，还不如节省下钱财，买来木料，多建房子，让居者有其屋。

因此，旧志称李大鹏是一个“清标雅望，没世犹存”的人。

舍利取信： 宁负我不负天下人

传说三国奸雄曹操说过这样的话：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可是，在古代的海南人中，就有反其道而行之者。

据康熙《琼郡志》记载，明代崖州（今三亚）地区有个叫邵铨的人，弘治年间（1488—1505年）到京城参加考试，有一位姓时的昌化人当时也住在京城，但已花光了盘缠。邵铨心生怜悯，但又没有能力周济他，于是带着那位姓时的人，找到参加考试的同乡借了几十两银子，说好回家后再还钱。

岂料返乡后，时某竟然负约赖账。作为中间人，邵铨却慨然倾尽家财替他偿债，脸上“全无难色”。

同是在明代，万州（今万宁）庠生李可栋为人笃实端方，家道贫寒，却竭力赡养母亲。母亲去世后，承担起一切丧葬费用，没有增加弟弟的负担。

后来赶上海寇扰乱万州，乡人避乱前，有人将箱子等财物寄存在他家。待到海盗撤退后，李可栋一一找回乡邻，归还财物，并不乘机找借口私吞。清光绪《万州志》认为其信义之行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民国《儋县志》里也有一个守信、重义、轻财者的故事。

清代儋州德庆里那历村的吴庆培，为人醇厚，面对钱财不动心，也不苟取。有一次，他在途中拾得别人的金饰一包，不忍离去，而是坐等失主来寻。不一会儿，失主寻到，张皇四顾。吴庆培问她所丢之物的样子和数目，确认对方所答相符后，便悉数奉还。

海南自古民风淳②

君子之行信为先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当今社会，签了合约、协议之后又毁约的，不乏其人，最终双方往往对簿公堂，关系撕裂；古人云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人要是 不讲信用，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和行走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在古代海南人中，有人出于助人之心，愿意去做“中保”，尽管没有立下字据，却仍在

一方毁约时承担责任；有人是父母包办婚姻，却明知对方残疾后仍履行婚约。诸如此类的故事，在海南方志中俯拾皆是。

许下诺言不难，难是在去兑现，而履行承诺，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意志上的愿意，还需要能力和勇气，还需要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权衡，而不是专注于个人利益的考量。

又一次，吴庆培替姻亲钟氏保管一批贵重的首饰，不料钟氏夫妇相继暴卒，吴庆培便设法找到他们的儿子，如数归还那批盗物。

清末崖州拔贡陈尚■不但乐善好施，而且为人忠厚，诚实守信。每逢饥荒之年，他都煮粥赈济贫士，乡里谁家办喜事、丧事有困难的，陈尚■也慷慨相助。在其身上，还能看到海南人诚信经商的影子。

一次，有位广州客商向他的孙子买了一批沉香，价值五十余两银子。陈尚■知道后，赶紧让家人追上那位客商，在二十里外奉还货款。原来，他家的这批沉香中夹杂了很多朽木。陈尚■觉得，自己的孙子既然误卖了，不好转误别人。客商因此感激不已，称谢而去。

履行婚约： 我不娶你谁娶你

古人婚姻往往父母包办，或指腹为婚，或自幼婚聘，除非一方亡故，一般都不会有人违约。清代琼山有这样一位男子，在女方残废、其父母主动提出退婚的情况下，依然履行婚约，一时间传为佳话。

陈开潢，琼山羊山人，曾就读于琼台书院，工于诗文，行为敦笃，乾隆年间举人。在父母操持下，自幼与一王姓女孩立下婚约，后来该女子因病导致身体残疾，王家考虑到陈开潢功成名就，自家女子配不上，便主动提出退婚。

陈开潢听后，脸上露出伤悲之色，说：“此女不我归，将无所归矣。”于是，当即娶了那位女子过门。乡人纷纷赞叹其良好德行，并非人人都能做到。

这一故事收录在乾隆《琼州府志》中。

临危见义： 万里海疆赎同乡

清末文昌人韩恒丰，韩氏迁琼始祖韩显卿的二十四世孙，是名监生，性情豁达，遇人急难，总是极力帮助和拯救。民国《文昌县志》有他的传略，其中千里护棺和万里赎人的故事最是感人。

韩恒丰年轻时，有一次与同县一位姓唐的人相约上广州，不想唐某中途得病，死在船上，韩恒丰为他敛尸后，发现唐某的行李中有八百余两白银。运棺回乡后，便将银两全部交给唐某的家人。

此后，韩恒丰买船出海，同行的有八十余人，遇到飓风大作，船舵和桅杆尽皆丢失，船只随风浪不知漂到了哪里。差不多一个月后，韩恒丰等人达到一个小岛，船上有十二人登岸，忽然遇见一群“蓬头深目”的人蜂拥而至，将他们全部掳去。

第二天，韩恒丰遇到渔船，便向渔民求救。行船一夜，到达台湾凤山县（今台西南部的凤山市，归高雄县管辖）后，打听到十二同乡被掳的地方是台湾的外界，属于“生番”活动的区域，那里的人非常野蛮。

当时，船上的其余人都都急着要回乡。韩恒丰说：“我们要先回去，那些被抓走的人就回不去了。”

于是，韩恒丰率领船上同乡，上岸共赴凤山县城，切切恳求当地官府发给海上交通牌照，然后购买多种物产，寻找门路来送给“生番”的头目。他们先后两次去到那个小岛，与“生番”接触，最终，十二名同乡尽都得以返琼。■

郭同山问：“我知道你家穷，不收你的学费，以后你怎么报答我？”

李大鹏答：“传授老师的学问，播撒老师的恩惠，以后我教授学生，也不敢

收学费。这就是我对你的报答。”

许丽画

